

力行社、復興社史話

抗戰前夕的華北風雲

干國勳

民族復興運動記之三

領導羣衆實行主義

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之後，工作的分配，就我記憶所及，大致如下：滕傑爲執行書記兼常務，賀衷寒、桂永清、潘佑強、康澤和滕傑五人均爲常務，餘者各爲幹事或候補，李一民、蕭贊育、鄧文儀、戴笠分別任各部工作，其次任潘佑強、杜心如、婁紹鑑、易德明等負責在鄉及在職軍人人數、智能、體能、品性等之調查，連絡，精神教育事宜，潘佑強爲執行書記，杜心如、婁紹鑑、易德明分任各部門工作，（北伐、剿匪後，在鄉軍人甚多，當時尚無師、團管區，亦無在鄉軍人會，爲安內攘外，這份工作極須做好，故設此機構，以改造習氣安定社會），再就是任葛武榮、干國勳、康澤、劉誠之等負責主持青年運動，以葛武榮爲執行書記，干國勳、康澤、劉誠之分任各部門工作，這機構的工作對象頗爲廣泛，包括團體青年學生、社會大眾、農、工、商、公教人員等，對民族復興運動負責執行其計劃。力

行社成立後，同志們在賢明領袖 蔣先生領導之下，推行新生活運動，國民軍訓運動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以及安內攘外運動（肅清共匪，擊破日本對內蒙及華北五省特殊化陰謀）等都收到很大的效果，寫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專家門以及國史黨史都會有權威性的記載，因篇幅關係，不多贅。筆者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奉命有華北之行，特就當時見聞所及憶述如後。

河北省主席于學忠

我是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，由南京浦口乘車北行，行前在軍校官邸晉謁 蔣先生請示，蔣先生囑我注意各部隊戰力，團結協同情況，和北方黨、政、軍、民相處情形，又召示中央黨部已派定北平市黨部常務委員馬愚忱，爲我的副手，馬占山將軍之長公子馬奎也與我同往。緣馬愚忱先生籍遼寧，年已五十，馬奎籍黑龍江，年亦三十，他們對北方和東北情況均頗爲熟悉，我們除察看部隊外，軍委會及中央黨部各撥款貳萬元

，中央軍校亦撥款八千元，力行社再湊貳千元，合共五萬元，作爲慰勞退處熱北林西、開魯一帶馬占山將軍部隊之用，同時密設在南京湯山之朝鮮革命幹訓班主任陳國斌將軍，亦隨我同往視察我派在平津並進出我東北各工作人員情形，陳國斌原姓金名元鳳字若山，朝鮮籍軍校四期畢業，陳國斌是他的中國姓名，我係朝鮮革命幹訓班顧問，代表中國予其各種支援。時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任津浦路警備司令，駐徐州，爲瞭解京、津交通情況，我們一行特在徐州下車留一日，關麟徵正爲華北緊張情況忙碌，彼此見面傾談至深夜，他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棉襖，布鞋，生活簡樸，他充滿信心地說：

「一年來 校長領導我們革命，大別山的土匪肅清了，江西之匪消滅，僅係時間問題，國家氣象呈現一新，我們的新生命正在茁壯，日本人如妒忌我們，侵略我們，我們現在的形勢，比東征北伐時好，絕沒有便宜讓牠佔的，一旦戰爭起來了，津浦鐵路，他們的飛機可以轟炸，可以切

斷，但鐵路兩旁的北方平原，可以行汽車、牛車、馬車，這點我來往平津視察時，早已注意到，故我很少坐火車，而是乘汽車，或騎馬，以便沿路察看佈置，並且上海到天津，也可用海運。

我告知他我此行使命，及南京對他所負任務之關切，他是第一期老大哥，是陳國斌在四期軍官第一團受訓時的連長，也是我十七年在軍校附設軍官團，供職時的第三連連長。他經常供給陳國斌那個幹訓班的槍枝，我們因關係密切，無話不談，從抗日談到民族復興運動，談到剿匪，談到發揚黃埔精神，談到中國及世界大勢。

第二天早晨關麟徵陪同我們到九里山，試射新買的自動步槍及迫擊砲，射擊完畢已是午前十

時了，我們即登車北行，次日午後抵天津，適值二十一年農曆十二月三十日，住中國飯店，這是天津較好的旅社，有套房、浴間者一日大洋十元，頗為駭人，馬子元、陳國斌都極力主張如此破費住較大的房間，我說：十元大洋，農村五口之家，足過兩月生活，他們說：平津官場交際，講究場面，不可吝惜，使人失望。我說：那是舊時代的奢風，馬子元說：老弟，在南京時，委員長囑我照顧你，我選定住在這裏，正是為你做事方便，但我內心終覺不安。因為我出身農村，父母親感對十元大洋視為一筆大款，我於民國十四年去開封報名投考黃埔軍校，十五元路費，便費盡心力，曾多方張羅，記憶猶新，不敢浪費。

馬子元很能幹，他說今晚

三十，十二時後，就叫不開門，明後天也不開市，出了古北口天氣很冷，手足極易凍裂，趁早去幾家熟皮貨店，買些御寒的衣物。我則攜衛士兩人去銀行取款，五萬元之款，銀元鈔券各半，蓋分發慰勞金，銀元較鈔券為好，馬子元帶來兩個店員，各持清單一份，除陳國斌不去熱河，僅需一件羊皮袍外，我同子元一行七人（馬愚忱和我們在北平會合），鞋、襪、衣、帽等，所費千餘元，還不是好貨色，蓋一件貂皮袍，非千元不辦，我等所購不過次等貨色一件而已，年初一中午

天津公安局長寧向南君請吃飯，時河北省府駐天津，即由寧君代約與主席于學忠見面，于學忠兼任五十一軍軍長，我們沒有時間訪問他的部隊，必須從他本人口中得知該軍概況，于學忠北方人適中身材，堅定誠實，和我們相見尚稱融洽，他將部隊情況，和華北局勢均向我們做一個簡要的說明。

農曆年初三我們去到北平，住花園飯店，套房日費四元，初四日午前九時到北平市黨部看馬愚忱，說明此行任務，並盼他多指教，馬愚忱為人爽直，一見如故，對張學良頗有批評，他與王以哲、萬福麟、何柱國、于學忠等都很熟識，我說想去看看王以哲，他拿起電話一叫即通。

王以哲的「銅頭鐵尾」

王以哲的軍部當時駐廊坊，他也許是在北平過舊曆年未走，這位九一八事變北大營主將，吉林籍，北人南相，方口，亮眼、沉着，似有智慧，他說：

「辛亥武昌首義時，我曾在武昌當兵。」言下之意，暗示他也是參加創造民國的一分子，他又說：

「九一八那晚我的部隊沒有抵抗到底，是一再的奉到命令，現在我正極力整訓所部，已完成了中下級幹部的訓練，還有軍士訓練，正在進行中。」

說時便叫他的副官，取來兩本小冊子，一是岳飛的「滿江紅詞」，另一是文天祥的「正氣歌」，都是他用墨筆寫的印本，並有序文，文與字



康澤民國二十二年任軍校政治研究班訓育指導員時留影，康氏係力行社發起人之一，曾任最末一任書記。

都很好，在序言中有「文淑文山，武鄉武穆」之語。王以哲又批評張治中，把南京軍官學校弄得同一座花園一樣，「太不結實，要不得」，又說：

「陳繼承是第一軍軍長是頭，我是六十七軍軍長，是尾，我要力避虎頭蛇尾，所以要努力訓練所部，期能成爲銅頭鐵尾」。言詞幽默、自謙，極爲得體，難怪他是張學良的智囊中人物。

晚上我又拜會軍政部駐平辦事處處長夏嚴寬將軍，嚴寬江西人，保定出身，是我們的前輩，我請教他華北情形，他略加說明後，即要我去看何遂將軍，並說何是當今南方將領中最曉暢華北事務者。



力行社發起人之一蕭贊育，蕭氏曾任中央軍校調查科主任，力行社代理書記，現任立法委員。

何遂字敘甫，福建人，曾在廣東代理過短時期軍校教育長，有福建才子之譽。民國十三年第二次奉直戰爭時，何遂住在北平，任北京警備司令孫岳的高等顧問，馮玉祥由熱河回師倒吳，孫岳響應迎接馮玉祥入城，成就一般所說的「首都革命」，何遂便是其中作各種安排之要角，今日說到那段歷史，都說是黃郛白先生的功勞，誠然黃先生是主要人物，但那時曹、吳正值鼎盛，津保派直系大小人物，滿佈平津，假使沒有靈活多智如何將軍者，爲之臂助，又如何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順利成此大事？何遂將軍早年與國民軍系人物胡景翼、孫岳等都有密切往來，他之爲十三年北京革命主要人物，其來也有自。

當晚由何遂將軍請客，邀請我們到西單牌樓某浴室洗澡。北平因係民國十五年以前歷四百餘年之首都，北平較佳之浴室設備甚好，茶是上等，地是磁磚砌成，紅木絨墊靠椅，多日旅途辛勞，獲此小休，心神爲之一快，嚴宏基將軍見我名片上印有別號兩階二字，也許是晚上看不清楚，他問我是兩階還是兩階，何遂即說：「姓干自然是兩階，蓋尚書舜典有舜干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之句」。何將軍自是據此而言，因而即予我以飽學之士的印象，浴罷話匣打開，他說：

「北方大致說來，現有三個

實力派，那就是張學良、閻錫山，和馮玉祥」。我說：「馮現已下野居泰山，還算實力派嗎？」他說：「馮雖下了野，但對察哈爾的宋哲元，和山東的韓復榘，還是有影響力，同時石友三，孫良誠，方振武，吉鴻昌等，也還有些武力，馮都可以號召糾集，他現在確實是個實力人物，日本人要華北五省特殊化，就有兩省與馮有關，也就是五分之一與他有關係。」他又說：

「此三派雖共有軍隊三十萬，但如戰事一起，他們是無法統一指揮的，後勤補給也不能互通有無支援，如果津浦、平漢兩鐵路被日本空襲封鎖，他們不是被日軍各個擊破，就是潰散，所以就現狀說：華北在日軍和其特務機關的威迫利誘之下，局勢是危險的，老弟應詳爲研究，迅速報告委員長。」

此外他對東北義勇軍，內蒙古各王公，及王克敏等漢奸情況，亦均扼要的有所剖析，是晚直至浴室打烊爲止，他付澡資雜費五元，可算大出手。

我回旅社後，獨自一人在房內踱方步，反復思維何遂將軍的議論，準備明日向南京發電訊，寫報告，次晨我邀請馬愚忱，馬子元告知他們經過，並就每一要點再加以推敲，期免差誤，馬愚忱幾於完全同意何敘甫的說法，到平第三日我始去見張學良，他會客時間多在上午十時以後，由朱光沐接待引見。

張學良瘦長身材。留仁丹鬚子，其時他雖有不良嗜好，但說話極爽朗近情，痛恨日本，惟對日開戰與否，則惟中央之命是從。我說明要去熱

河，並到林西縣慰勞馬台山將軍退熱部隊。

張學良說：「我們吃盡了苦頭，中央能予以嘉慰，是好的，必要的。」

關於察看東北各部隊，張學良囑宋光沐要參謀處安排，實則我的任務，在於瞭解大勢，並非校閱，且時間緊迫，也不許可我做瑣細事，陳國斌在天津即與我分開了，彼此約在北平會面。

我自張學良處辭出同旅社時，陳國斌已同五位朝鮮志士，在旅社候我，這些人都是他所領導的朝鮮義烈團，在平津東北工作的幹部，有兩人業醫師，一人經商，兩人當教員，其中三人曾到過南京，中午我請他們在西來順吃涮羊肉，並暢飲。

我在北平又接見了幾位蒙古王公的代表，他們的任務，在與張學良保持接觸，以明瞭中央意旨，當時熱河情況日益緊張，由張學良總部撥給我們兩部卡車，分載銀圓貳萬五千元，無線電台一部，經密雲，順義，古北兩日一夜到承德，陳國斌未同行，時為農曆正月初旬，口外冰天雪地，極目荒涼，真是「千里鳥飛絕，萬徑人踪滅」，承德雖是熱河省會，水電俱無，省府為我們定的「玉成飯店」，僅堪與內地鄉鎮客棧相比，清室避暑山莊，宮殿亦不壯闊，惟朝鮮所獻純亭兩座，較之北平頤和園者，高大一倍半，足有二丈以上，另有一座喇嘛廟，位在約二百米之方石山上，由中間打洞下去而建造者，廟成四方型，直徑五十米，高五丈餘，壁瓦，柱完全銅質，頂坎龍飾，皆銅質而包純金者，時由湯玉麟作為軍械庫，可謂偉構。

湯玉麟為侍妾治喪

我們到達承德時，湯玉麟正為其三姨太太辦喪事，數度見面，都沒有多談，他拒絕張學良派萬福部隊進入熱河，表面上說，萬已把黑龍江丟了，又來送熱河的命，實則恐係受孫殿英的慫恿，怕萬福麟搶湯玉麟本人的省主席，孫殿英四十一軍全部始抵熱河，裝備軍容都很好，是一支很像樣的部隊，湯玉麟的姨太太公祭時，孫殿英也白袍白巾，跪在靈堂向往祭者答禮，孫殿英湯玉麟兩人都出身綠林，聲氣自然是相通的，據說湯在熱河有幾處製咖啡的工廠，很賺錢，孫似為求得湯的援助，部隊未到之前，他先隻身來承德，磕頭拜湯為義父，兩人都有野心，想做「沙陀王」，實則昧於內外大勢，愚不可及也，孫殿英瘦長身材，面有白麻點，與我見面，穿的是布質黑長袍，頭帶貂皮帽，足履布鞋，黑長褲，褲腳口扎帶子，很沉靜文雅，說話頗簡明扼要。我問他：

「一旦戰起，你對抗日有什麼感想。」他不假思索的說：

「這是百年難得機會，我與我的部隊，願盡力作戰。」我又說：

「日軍的劈刺術很好，肉搏戰時要當心，日本所謂武士道，是要在劈刺上求表現的。」孫殿英說：

「飛機、大砲，可能我不如他們，劈刺我有辦法對付。」又說：

「馮副委員長練兵，注意體操，我練兵就注

意肉搏，因為我沒有其他長處，祇有打勝仗，才不被淘汰。」我又問他：

「假如戰事順利，命令你收復瀋陽，孫軍長你有信心嗎？」他說：

「如果中央有命令，我一定能到達瀋陽城，但日本海、空軍必大量支援，能否守得住？是很難說的，日本人欺侮我們太甚了，所以我願打第一線」云云。

遼、吉、黑後援會負責人朱慶瀾，也在省府關一室辦事，我投刺即入，他起身相迎，長大的身軀，五十以外的年齡，我問他日軍侵熱，如箭在弦，不知各部份義軍，將如何配合正規軍作戰？他說：

「自然要配合作戰，蔣委員長頃有電來，命我查報人槍，可知中央已注意到此一問題。朱慶瀾的辦公室坐了四位和尙，我問他，這幾位法師，有什麼任務？他說，將要到軍中去宣慰，朱慶瀾廣東人，清末似做過吉林副將，和成都將軍，他是清末民初的聞人之一。他此時是無黨無派，做這工作很適宜，但他極同情馮玉祥主張，曾資助馮部如孫良誠、方振武等再起，中央對他的活動不加干涉，他在承德很被尊重，也很活躍，較之朱霽青聲勢大得多，然亦祇是聲勢而已，實力談不上。馮庸時稱抗日義勇軍，空軍司令，也出現在熱河省府，矮胖個頭，大嘴方面，一副空軍裝束，很神氣。他曾變賣家產創辦馮庸大學，校內有航空教學部門，九一八事變後，自組空軍，但究有幾架飛機，戰力如何？恐怕也與其他義勇軍某某司令一樣。但那時一架普通教練機，也

非二十萬元以上不可。馮氏不與別人一樣，挾其多金，到內地過安適生活，而毀家救國，自身站在第一線，很是難得。

以上是緊張的熱河前線，幾位重要人物，惟孫殿英隱然是其間之中心人物，蓋論實力，惟他所部能對日軍，可作有效的抵抗，聽說後來他在圍場和赤峯之戰中，有很好的表現，塘沽協成立，中央派他為青海屯墾督辦，惜因不善處政治關係，不克到任而賦閒。

承德旅居三日，至感不快，原因係首腦人湯玉麟，無戰爭常識，日軍如進襲，必呈一片混亂而淪喪，我急電南京報告此種情況，供當局參考。熱河為東北、內蒙、關內河北省三方面之戰略要地，熱河一失，則長城外空，內蒙察，綏及冀北、冀東，皆暴露於敵前，與遼、吉、黑三省更隔絕矣，我離開承德二日到達赤峯時，中央即派宋子文經北平偕同張學良到承德與湯玉麟、孫殿英會議攻防之策，惜為時已晚，我在赤峯又奉到軍事委員會電，告知中央已派參謀次長楊杰為軍委會駐平參謀團長，杜心如少將、干國勳、劉廣瑛、王天任、靳汝民等五上校為參謀，用意輔佐張學良抵抗日軍入侵，並與中央強化連絡關係。

荒漠絕騎 烟塵蔽天

熱河省近蒙古高原，氣候酷寒，在承德至圍場途中祕書周曼雲，忽然臉色蒼白，狀入昏迷，不得已顧牛車舖被褥，臥行至圍場，令其休息數日，轉回承德暫住，我與馬愚忱、馬子元衛士二

人，仍續前進，副官黃振國也留在北平未同行，特派觀察員辦公處，編制六人，至此已減為四人，我生性不吃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等動物，時值嚴冬，青菓俱無，幸好尚有黃豆、豆腐、口磨三樣蔬菜，為我佐餐，子元以我有佛根，勸我念佛，我說：我不念佛，但我也絕不信佛，我承認孔子，釋迦牟尼、耶穌、穆罕默德，是使世界進入文明的四大聖人，但我祇信仰孔子，我的聖誕節，是每年九二八及一一二一孫中山先生誕辰，餘者我不奉，亦不反對，我認為「迷信與真理是不兩立的，科學與迷信是不並存的」，耶教、佛教、回教，雖實質上並不迷信，但他們的經典及故事傳記等，往往會引起迷信，這是與中國儒家之「致知力行，自求多福，德配天地，自強不息」的人生觀和宇宙觀，是不同的，所以我都不信奉。

我們車抵城根，下來步行，鄧、邵兩人率步兵一連，吹號、敬禮歡迎，我即簡略說明中央及蔣委員長對他們關懷並慰勞之意，馬愚忱亦簡略致詞，禮畢即同至商會招待所休息。

林西縣為熱北重鎮，宋代遼國上京，現在則只居民兩千戶上下，且全係蒙古包式的土屋，僅商會是磚造瓦蓋，我不知這點磚瓦，是從那裏運來的，晚上鄧、邵歡宴，所有軍、政、商、學、黨各界首要，都參加了。我即席講述中央安內攘外決策，並強調團結實幹，國家才有前途。宴畢散席，我請部隊旅長以上人員稍留，會商慰勞款分配辦法，結果決定：列兵每人拾元，班長十五元，排長二十五元，連長三十五元，營長四十五元，團長六十元，旅長七十，師長八十，軍長壹百元，幕僚副主官比照分配，概由各該部隊經理

赤峯、林西之間，有一處地名土城子，駐有若干內蒙王公，喇嘛，他們聽說我要經過他們的地帶，特派代表兩人來赤峯，表示歡迎之意，並就馬子元商禮節，馬子元透露，他們擬探迎欽差儀式，我竭力反對，蓋所謂革命者，即是已將這些封建儀式革了，何能再如此向後轉，馬愚忱先

人員發給，如平時發餉一樣，給我蓋了章的名册一份。

檢閱馬占山的騎兵隊

次日舉行檢閱，馬占山將軍原是東北軍的騎兵旅長，故鄧、邵兩部亦屬騎兵性質，惟馬匹因部隊有時絕糧，殺食者不少，且乏飼料，故僅剩千匹，當我檢閱時，這千匹百戰良駒，橫渡沙漠，跳越障礙，莫不馳驟如箭飛，甚少緩步經過檢閱台，最後一個連，曾兩度直立約十秒，我同馬愚忱、馬奎三人，均曾講話，我說：中央及軍委會，對馬占山將軍及所部在北滿苦戰極為欽敬，祇以形隔勢禁，未能支援，負我諸位愛國將士為歉，故特派本人及馬愚忱先生來致慰問歉咎之意，又略指陳中央的安內攘外政策，日本軍閥帶頭侵略我們數十年，殺我同胞，屢向我提苛酷條約，吸食我同胞血肉，這筆賬總要算的，中央現行安內攘外政策，即是作與他們算賬的準備云云。馬愚忱以東北老哥神氣，代表中央黨部致詞，語



抗日英雄原任東北軍騎兵旅長的馬占山將軍。

多激勵，強調明恥教戰，言下之意，頗有譏張學良之意，馬奎演說：除報告他代表部隊向中央報告自黑龍江抗日以來情形外，並說干參謀等在南京負有重要任務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，推行民族復興運動，使國家朝氣蓬勃，湖北、安徽數十萬共產黨匪軍，已完全肅清了，江西之匪，亦已成釜底游魂，蔣委員長特派干參謀，在此歲寒冰雪連天中前來看我們，除了表示分嘗我們一份苦況外，兼指示今後我們是與國軍一體的，我們今後誓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，為抗日、革命、建國而努力云云。並即席通過全體官兵上中央黨部、國民政府，及蔣委員長致敬効忠電文，熱北窮荒，如此嚴寒，人民猶有衣不蔽體者，乍見敵為心酸！窮苦經年之馬部官兵，並未按月有餉發，因其部隊係在中央及東北軍編制之外，今得此慰問金，無論官兵，皆就餐館食攤，大快朵頤，物價便宜，一個人，一頓口磨炒羊雜，牛肉泡饅頭，帶酒，不出一角五分錢，因是大小餐館，皆生意興隆，一個窮僻邊城，一旦有數萬元現金流通市面，真是顧客老

闖皆大歡喜，我與馬子元、馬愚忱、鄧文、邵斌山，巡行夜市，顧而樂之，並不時與他們同飲，凡此情景，是我一生勞軍之中，記憶最深刻的一次。

楊杰深夜唉聲嘆氣

一天晚間，駐軍首長請了縣長、商會長、邵斌山，同我打麻將，馬愚忱完全不會傍觀，我牌亦生疏，打了四圈，就覺得頭昏吃力，祇好揪馬子元合伙，由他動手，邵斌山手氣好得很，一倒下就是滿貫，十二圈打下，他贏了五六百元，所看的人他都給五元，我同馬子元共五百元，還剩兩百多元，子元同意一起分給看牌的人，由馬愚忱先生代我們分發，他也是每人五元，散局後愚忱、子元我三人，皆極樂，既作了一次輕鬆的應酬，兼再勞軍，在我房間三人檢討兩日來勞軍情況，及熱局至深夜一時，始各就寢，第三日召集連長以上軍官開座談會，由我和馬愚忱共同主持，原則上是希望他們每個人，都發表意見，或提出問題，範圍；以研討抗日戰術及部隊整訓為主，在東北軍這樣的會，是少有的，自黃埔軍校成立，並確定其性質是「黨軍」，才有這樣的會，把以往中國軍人「以服從為天職」的傳統，改變為「民主集中，絕對服從」，那即是須絕對的服從集中後的意見，我們在馬占山軍中舉行這樣的座談會，可能還是首次，這是在導致其在形式上逐漸的進入精誠團結之一體，亟必要的，鄧文、邵斌山，都鼓勵屬下多說話，並說：待干委員、馬委員走了，我們要說的話，就沒有機會說了，我們沒有規定會議的結束時限，並宣布，本日下午會不完，晚間，還可續開，為的是盡量聽取諸位的意見，但結果一個數百人的座談會，三個多小時就結束了，發言者僅約十分之一，邵斌山說

：這還是好的，東北軍中下級幹部，習慣上，除任務報告外，向來只聽指揮官決定，不表示意見，表示意見就有長縮之嫌，這當然是有道理的，馬占山將軍，在九一八後，奮起黑省，進出救江與日軍苦戰，全中國人都對他表同情欽敬，上海、武漢都有「援馬團」的組織，不幸遠隔內地，彈盡援絕，勢孤力單，馬占山本人偕蘇炳文退入俄境，受了千辛萬苦，於民國二十三年春繞道到南京，蔣先生接見優禮有加，任為中將參議，抗戰時任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。

我完畢任務後，馬子元、馬愚忱仍留林西，我即經承德、北平南返復命，過承德時，日軍已佔領了朝陽西犯，承德陷入慌亂狀態，進北平放下行李，即往見楊杰團長，報告熱河情況，並問他張學良如何部署？楊杰說：

「我已草了一份計劃給張學良，現在還沒有下文，張也沒有找我商量。」

我和楊杰會談為時已是午夜十一時，他頻搖頭嘆息，我當向楊說：「明晨我乘平漢快車轉南昌，向 委員長報告此行經過。」楊說：

「你的任命狀，和三百元旅費，還在某秘書那裏！應該明天來取去。」我說：

「情況是如此危急，時間是如此緊迫，我已及替次長（按楊時任參謀次長）向 委員長提出報告要緊，任命狀、旅費請次長飭秘書繳回，我謹向次長辭職，並將面向 委員長辭職。」

我在林西還接到了南京另外兩份任命，一是由桂永清轉來說，中央決辦張北軍分校，任桂永清為籌備委員兼主任，派我為籌備委員兼政治部

主任，目的為就北中國健兒，練一支騎兵。另一是由劉健羣轉來說：中央為宣撫華北，成立華北宣傳總隊，隊員即以軍委會政訓研究班五百學員充之，編為三個大隊，以我正在熱河，被任為第三大隊大隊長，速返南京組隊北上云云。我思考連北平參謀團參謀這三個任務，都是在北中國做安內攘外的的工作，我均是次級工作人員，斷不能兼職，我遂決定辭去其他二職，專任張北軍分校籌委，與桂永清協力練一支能馳驅蒙古草原的騎兵，作未來攘外之用，且可以把陳國斌的幹班也遷來，以圖發展，因此，我斷然的向劉健

羣辭職，車行三十餘小時到漢口，我偕秘書周曼雲住進東方旅館，兩人閉門窮一日夜之力，寫好此次北行的報告，乘晚九時去上海的江新輪，次晨八時抵九江，我一人挾報告乘南尋鐵路火車午後三時頃到牛行車站，此乃我北伐軍民國十五年北伐激戰戰場，如今又復舊，不勝感慨，過贛江往進洗馬池街江西大旅社，即打電話鄧文儀，告以即擬來見 領袖，他說：現係星期六下午，不知領袖有空見你否，你不要掛電話。我上樓去報告看，約三分鐘他再接電話說：領袖叫你即來。（未完待續）

局 資 物 省 灣 台

樓七至六號六十四路前館市台北台：

總局

目 要 務 業

- 一、供銷各種物資
- 二、主要工礦原料
- 三、主要民生日用品
- 四、公務員生活必需品
- 五、輔導民營企業
- 一、承兌或墊借生產資金
- 二、擔保稅捐及墊付稅款
- 三、承還保證原料價款
- 四、輔導聯合購料
- 五、代銷產品
- 對外貿易事項
- 一、自營進出口物資
- 二、代辦進出口物資
- 經營倉庫業務
- 一、接受寄託物資
- 二、供給包租倉庫
- 三、海關聯鎖倉庫
- 四、設立租用倉庫
- 五、設立保稅倉庫

信確 服竭 簡手 低收
用保 務誠 便續 廉費

處事辦蓮花，雄高，南台，中台，隆基（一）機分
站應供等東台，湖澎，義嘉，蘭宜（二）構支